



2026年5月15日

“务实主义轴心”

- ▶ 一头座头鲸登上新闻头条。不仅在德国，也在全球范围内引发关注。政界人士、专家以及救援人员纷纷介入。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人们深感震惊。而故事的结局，并未响起悠扬的捕鲸歌。
- ▶ 威斯巴登 FSW26 聚焦金融之外的话题。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呼吁人们进行自我反思。并非所有人都以善恶二元对立来看待世界。发展政策同样可以在不进行道德说教的情况下取得成功。
- ▶ 在危机时期，一些此前鲜为人知的原材料会突然受到关注。而供应链往往比人们想象得更加复杂。镍和不锈钢行业便是如此。不过，问题并非无解。
- ▶ 采矿业正面临诸多挑战。关键金属的需求持续增长。采矿成本高昂。这也使矿业废弃物及其循环利用受到更多关注。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那声音，如今已经听不到了

过去几周里，有一个话题始终占据着新闻头条。最初，这一话题只是在德国的小报中被广泛报道，但随后连更严肃的媒体、出版物，以及海外媒体也纷纷跟进。一头年轻的座头鲸在追逐鲱鱼鱼群时游入波罗的海，最终搁浅在一处沙洲上。实际上，这类故事通常只会在夏季新闻淡季时成为头条，也就是所谓的“无聊季节”，因为那时重大新闻和事件相对较少。然而，很难相信这件事竟发生在四、五月份。这两个月份本应是新闻与社交媒体信息高速更新、热点层出不穷的时期。

在德国，以往夏季媒体热炒的话题可能是采石湖里出现鳄鱼，或是一条据称吞食了腊肠犬的“杀人鲶鱼”。但这一次，情况却有所不同。人们甚至给这头鲸鱼取名为“蒂米（Timmy）”。包括环境部长在内的政界人士纷纷介入，大量救援人员赶赴现场，随后还有各种真正的或自封的专家参与其中，甚至还有富豪出资支持鲸鱼的救援行动。而故事

的后续，人们想必早已耳熟能详。令人着迷的是，这头座头鲸因为被赋予了名字，从而被“人格化”了，也因此激起了如此强烈的公众情绪，并连续数周占据新闻版面。

但问题是，为什么人们会如此热议这件事？可以说，世上已经有太多问题了，人们又何必去在意这样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呢？或许，恰恰正因为当下充斥着种种忧虑与问题。公众之所以会投入如此强烈的情绪，并产生巨大反响，也许是因为人们早已厌倦了来自各个危机地区接连不断的新闻，厌倦了那些无论身居高位还是低位的、形形色色且层出不穷的政治骗子。人们终于只是想读到、看到，或者听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甚至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已有不少人开始有意识地减少收看新闻节目和浏览社交媒体，以避免自己产生焦虑情绪或陷入抑郁。

最终，这头鲸鱼被拖回北海并重新放归海中。人们曾看到它通过喷气孔喷出两三次水柱，随后便再也没有它的踪影。由于安装在它身上的追踪器失灵，人们也无法继续追踪它的位置。于是就像这个故事最初开始时那样，人们原本寄希望于从中获得的那份慰藉与短暂逃离现实的情绪，最终还是化为了虚无。然而，更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没过多久，人们便在丹麦海岸附近发现了一头死亡的鲸鱼。即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故事，也并不总能迎来美好的结局。

中国同样能够促使人们进行自我反思

2026 年威斯巴登金融研讨会（FSW26）曾是一场在曼海姆举办、如今已成为欧洲同类活动中规模最大的金融盛会。这一研讨会汇聚了来自德国及欧洲各地的顶级银行家与金融人士。会上，甚至有一位演讲嘉宾坦言，由于长期的信息疲劳，他有时几乎已经提不起兴趣再去关注新闻。幸运的是，威斯巴登金融研讨会（FSW26）邀请到了对中国有着深刻理解的专家弗朗克·泽林（Frank Sieren）。而他之所以被称为“中国问题专家”，并不仅仅因为媒体如此定义他，更因为他已经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整整 30 年。

在主题演讲以及随后的访谈中，这位知名专家弗朗克·泽林谈论的并不仅仅是中国本身；更像是一位穿梭于两个世界之间的观察者，他还从一种相对超然的视角，对德国自身的定位，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许多深刻的思考。不过，若要在此一一复述他的全部观点，未免过于冗长；但其中有些见解确实值得反复品味，因为这些观点不仅能引发真正意义上的深层思考，也能够拓展人们的认知与思想边界。

例如，泽林认为，当下德国乃至欧洲政治语境中这种简单地将世界划分为“善”与“恶”的思维方式，最终反而会妨碍人们正视并解决自身的弱点。在西方，这里的人们经常将某些国家称为“邪恶轴心”；但在中国的视角中，它们更像是一个“务实主义轴心”。也就是说，即便某些国家并不真正受欢迎，它们依然可能具有现实价值。

例如，中国或许并不真正认同伊朗神权政府的治理方式，尤其对政治与宗教高度绑定的体制保持警惕，因为中国认为这种模式不利于社会进步、发展活力以及经济繁荣。但另一方面，中国也并不希望中东地区完全由美国，或某个与美国结盟的地区强权所主导。与此相对应的是，媒体曾报道，特朗普与习近平在中国会晤时一致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不应由伊朗控制。

弗朗克·泽林还认为，中国如今其实也并不特别喜欢普京，因为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普京并未向中国坦诚说明其真实意图。然而，中国政府目前也并未对莫斯科采取任何实质性的“惩罚性措施”，因为中国与俄罗斯接壤边界极其漫长，并不希望因为与俄罗斯发生冲突而消耗本可用于其他方向战略资源。而本文作者希望，这里的“其他方向”并不是指台湾。

按照这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中国当前的策略，可以形象地概括为：以一种“紧紧拥抱普京、直至其无法喘息”的方式来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并不希望乌克兰沦为俄罗斯的一部分；但另一方面，中国同样也绝不愿意看到乌克兰加入欧盟与北约。从根本上来说，人们时不时地尝试从不同视角观察问题，这其实是十分必要且有意义的。只有这样，才能对全球各方政治力量的目标与处境形成新的认识与更深层次的理解。

近年来，人们经常谈论“中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但事实上，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其实是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少数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形成的主导格局。而如今，在经济增长层面，全球南方正在迎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与此同时，它们也代表着世界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在这一阶段，全球南方国家正日益走近，而所谓的“西方”却正在逐渐分化。

例如，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与欧盟长期坚持的自由贸易导向之间，就存在着明显张力。这种分歧正在削弱西方整体力量，而中国则能够从中获益。中国始终坚定地以自身经济利益为核心，通过对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领域（例如关键原材料）的投资，将全球南方逐步纳入自身影响网络之中。这一过程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已经超出了诚信与公平的边界。相比之下，欧洲则更倾向于推行一种带有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发展援助与政策模式，尽管这种方式的实际效果相对有限。毫无疑问，弗朗克·泽林的演讲非常值得一听。确实令人深受启发。

在中国及其他地区工业生产重新走强的支撑下，过去四周里，伦敦金属交易所（LME）的镍价一度延续上涨态势。4月中旬时，LME 三个月期镍价约为每吨 18,200 美元，随后一度攀升至每吨 20,000 美元的新高。不过，这一高位仅维持了很短时间。由于市场对于美以（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冲突能否迅速结束、以及能否通过谈判重新开放关键航道霍尔木兹海峡的信心正在减弱，镍价随后出现回落。目前，伦敦市场镍价报每吨 18,500 美元，较 2026 年 4 月本轮上涨启动时约每吨 17,000 美元的水平，已回升至接近中间位置。

不锈钢背后被低估的供应链

在上一期内容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硫磺及硫酸供应面临的风险。当时，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其对镍市场带来的影响。然而，随着事态发展，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许多工业供应链背后所存在的相互依赖关系，远比表面上看起来更加复杂。

针对伊朗的战争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带来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能源市场和铝市场。铜与镍的供应链同样正日益承受压力，而最终受到影响的，也包括不锈钢供应。

造成这一局面的一个关键材料，恰恰是平时几乎不会受到太多关注的硫磺。全球约四分之一的硫磺产量来自中东地区，且主要是石油与天然气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自 2 月底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以来，进入全球市场的硫磺供应量已明显减少。

之所以这与不锈钢行业密切相关，是因为在许多生产工艺中，镍并不能直接从矿石中提取出来。这一点在印尼广泛采用的 HPAL（高压酸浸）工艺中尤为明显。在该工艺中，需要使用大量硫酸对矿石进行浸出，以提取其中的镍。据估算，每生产 1 吨 MHP（氢氧化镍钴）中间产品，大约需要消耗 25 至 30 吨硫酸；而后续的镍和钴，正是从这种中间产品中进一步提炼出来的。

如今，印尼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镍生产国。但与此同时，印尼约四分之三的硫磺需求依赖从中东进口。此外，印尼还从中国进口硫酸。然而，中国目前正计划限制硫酸出口，以保护本国农业部门。这是因为，无论是硫磺还是硫酸，都是化肥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因此，一旦供应趋紧，各国政府往往会优先保障农业领域的需求。目前，土耳其已经实施了出口限制，而印度也正在研究采取类似措施。

因此，当前局势正进一步加剧。据称，部分印尼镍生产商已经开始削减产能，因为硫磺和硫酸正变得愈发紧缺。与铜市场不同的是，铜减产的影响往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会逐渐显现；而镍市场受到的冲击，则很可能会更快地反映出来。

与此同时，持续上涨的硫磺价格也正在大幅推高生产成本。据估算，自今年年初以来，硫磺价格上涨已使印尼 HPAL 镍项目的生产成本增加约每吨 4,000 美元。因此，这类生产商目前的整体成本区间大约已升至每吨 14,500 至 18,000 美元之间。由此可见，更高的硫磺价格，以及更根本的硫磺供应可获得性问题，都会直接影响镍生产的盈利能力，并进一步加大全产业链的成本压力。

这对不锈钢行业意味着：即便需求维持不变，镍供应仍可能因某一种原本被视为“次要原料”的物资短缺，而突然出现供应瓶颈。这再次说明，如今工业供应链的关联程度与复杂性，已经远超人们过去的认知。很多时候，真正决定某种产品供应是否稳定的，并不一定是人们熟知的核心原材料，而恰恰是那些行业之外几乎无人关注的材料。

与此同时，不锈钢废料在不锈钢产业中的重要性也正被进一步凸显。废不锈钢不仅是一种重要的再生循环原料，其本身还已经含有镍以及其他合金元素，可直接重新利用。因此，提高废不锈钢的供应量并增加其使用比例，有助于缓解原生镍供应短缺所带来的风险。

矿业正在重新发现自身的废弃物——循环利用愈发受到重视

全球能源转型需要大量铜以及其他关键金属。然而，矿业当前正面临巨大挑战：现有矿山的矿石品位持续下降，新矿床日益稀缺，

而从矿产勘探、审批到新矿开发投产，往往又需要耗费多年时间。因此，提高现有生产流程的效率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人们也开始重新审视“废弃物”作为原材料来源的价值。

其中，一个核心问题便是所谓的“尾矿库”。尾矿库是用于储存矿石加工后泥浆状残余物“尾矿”的大型沉淀池。尽管这些尾矿中往往仍含有具有价值的金属，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尚未得到商业化利用。过去几十年间，全球范围内已经累计堆积了数十亿吨此类尾矿。

像力拓集团这样的企业，已经成功从现有废弃物流中提取出钨、碲等金属。还有一些企业则正在研究对旧矿区进行重新开发利用。例如，加拿大的赫德贝矿业正在研究如何重新利用其近百年采矿历史中积累下来的尾矿；而印度的印度斯坦锌则计划投资超过 4 亿美元，建设一座工业化规模的尾矿处理工厂，每年可处理约 1,000 万吨残余废料。

除了这类针对矿业废弃物“二次利用”的项目之外，许多技术公司也正在研发能够从源头减少废弃物产生的新工艺。嘉能可科技正在改进其矿石研磨技术，以减少用水量并降低尾矿残留。而美国公司艾隆尼亚（Allonnia）则采用微生

物技术，有选择性地提取不需要的杂质成分。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也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孪生、流程优化以及预测性控制系统，不仅提高了金属回收率，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

因此，整个行业实际上正处于一场“静默革命”的前夜。这场变革有望将过去的废弃物转变为未来的重要资源。其潜力十分巨大。根据弗劳恩霍夫协会的一项研究估算，仅 1910 年至 2010 年间，全球尾矿库中累计沉积的铜资源就约达 1 亿吨。

不过，尽管这一发展前景看起来十分可观，矿业在循环利用领域实际上仍处于起步阶段。与不锈钢行业令人瞩目的高回收利用率相比，矿业距离真正成熟的循环体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LME（伦敦金属交易所）



伦敦金属交易所官方收盘价（3 个月）

2026 年 5 月 15 日

	镍 (Ni)	铜 (Cu)	铝 (Al)
官方收盘 3 个月卖出价	18,580.00 美元/吨	13,600.00 美元/吨	3,580.00 美元/吨

伦敦金属交易所库存（吨）

	2026 年 4 月 15 日	2026 年 5 月 15 日	Delta 值（吨）	Delta 值（百分比）
镍 (Ni)	278,064	275,778	- 2,286	- 0.82%
铜 (Cu)	402,625	395,725	- 6,900	- 1.71%
铝 (Al)	393,775	344,000	- 49,775	- 12.64%